

云淡风轻

方方

短篇小说选

华语短经典

云淡风轻

方方 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云淡风轻: 方方短篇小说选/方方著. —上海: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 2016. 4

(华语短经典)

ISBN 978-7-5675-5012-4

I. ①云… II. ①方… III. ①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6)第 072596 号

云淡风轻

方方短篇小说选

著 者 方 方
策划编辑 王 熠 许 静
项目编辑 储德天
审读编辑 章 悬
责任校对 王丽平
内文设计 崔 楚
封面设计 吴元瑛

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
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邮编 200062
网 址 www.ecnupress.com.cn
电 话 021-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-62572105
客服电话 021-62865537 门市(邮购)电话 021-62869887
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
网 店 <http://hdsdcbs.tmall.com>



印 刷 者 上海印刷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787×1092 32 开
印 张 6.625
插 页 4
字 数 125 千字
版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版
印 次 2016 年 7 月第 1 次
书 号 ISBN 978-7-5675-5012-4/I·1505
定 价 32.00 元

出版人 王 熠

(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,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 021-62865537 联系)

目录

- 云淡风轻_001
- 天蓝_030
- 历史_049
- 哪里来哪里去_057
- 凶案_078
- 纸婚年_094
- 正午_107
- 推测几种_124
- 小学校长马三瓜_138
- 一棵树_148
- 幸福之人_159
- 一唱三叹_176

云淡风轻

风大得似乎要席卷整个世界。呼啸自上而下，又由下而上，四处乱窜。门窗都发出自己的声音。仿佛地球都在颤抖。

小驴说，2012，这就是传说中的 2012！慧明说，早着哩，别神经兮兮的。小驴说，这就是前兆。是先头部队。慧明便笑，说先头部队都是不动声色的。小驴说，那是你们年代的先头部队，小气鬼一样，探头探脑地侦察情况，然后再出手。我们不一样啦。轰一下，给你个光子弹。哪儿都炸没了，然后才派出小部队探头探脑地收拾战场。慧明说，收拾局面吧？小驴也笑，说这么讲也行。反正我们先跟你来狠的，其它再慢慢说。试探二字，跟我们的时代无关。小驴说时，一脸得意。

慧明心里笑了笑，脸上却摆出凶样，说好好写作业，别瞎胡扯了。小驴一低头，说一想到 2012 正在行动，哪里还需要做作业。妈，2012 来的时候，你肯定害怕。到时候我会陪着你进去，替你壮

胆。嗯——，不如你现在让我玩一夜游戏？巴结我一下？他说着，斜眼望了慧明一眼。慧明伸出巴掌，佯装要打，说休想！说完手又缩回了。

小驴低着头，一边写字一边吃吃地笑，说，妈，以后我打儿子，先一棍子把他打翻，然后扔下棍子，才说：休想！妈，这样才管用。妈的这一套，哪里有效？看看我的骨头。跟着胡大壮学游泳，骨头长得多结实呀。妈一巴掌打下去，还不知道谁更疼哩。

小驴说着哈哈大笑。慧明无奈，她放下手，说了句，等你有了儿子，看你舍得打？好好写作业！

说完她回到自己的卧室。躺在床上，找了一本书，在淡黄的灯下，慢慢读着。

外面的风呼啸依然，家里却是云淡风轻的感觉。洁净的床铺，微黄的灯光，明媚的书柜，还有跟远在他乡的丈夫一线相连的电脑。慧明丈夫是做工程的，为了赚钱，他去埃塞俄比亚当监理，薪水自然比在国内多。房贷压头，只能如此。但这没关系，生活就得慢慢来。重要的是，他们俩感情好，又共有一个聪明淘气的儿子。所以慧明觉得她的生活十分幸福。

慧明最喜欢跟小驴有一句没一句地闲扯。小驴十三岁，像无数孩子那样，是一定跟父母反着说话的。反着说，自己很得意，却也让慧明开心。因为小驴跟大人想得不一样。慧明想，想得不一样才会有出息。

门外有嗒的开门声，想来是对面老太太出门了。小驴在慧明房间探了个头，说隔壁老头大概又发病了。慧明便叹息了一声，说真辛苦。小驴又探了一下头，说，妈你说，这样的天，奶奶能找得来医生？慧明说，也许他们有医生朋友。小驴的头刚缩回去，蓦然又伸出，说打电话让朋友来不就可以了吗？还用得着奶奶专门跑出去？是不是有些奇怪？慧明叱了他一句，说做作业！不要管闲事。也许是买药哩。

慧明搬来有一年了，但与对面人家始终不熟。她知道那里住着两个老人。老头久病在床，全靠老太太照顾，似乎没见有儿女上门。有两次慧明回家，恰逢老太太出门倒垃圾，她想跟老太太搭讪两句，比方有什么事需要她帮忙什么的。但老太太冷若冰霜的表情，让她心生畏惧，她的话也就吞了回去。

风太大了，慧明有点想出门问问，是否她可以帮上忙。脚刚落地，老太太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又浮了出来，慧明莫名地害怕。她想，老太太如不愿他人帮忙，必然有她自己的理由。有时候，热心可能坏事。对方既不曾求助，还是不管为好。这么想过，她便重新躺到了床上。

大风嚣张了一夜，早晨起来，已是一派的天清气朗。慧明忙碌地做完早点，叫醒小驴起床，待小驴背了书包出门后，她才收捡一番，匆匆上班。

走到小区大门口，见沿路停了一溜车。有几个人站在那里跟物业的保安争吵，围观者一大堆。慧明信口问人出了什么事。对方答说，小区的汽车又被人用利器划伤了，大概有十几辆。慧明说，什么人这么无聊呀。对方说，就是查不出来，特别莫名其妙。慧明因是无车一族，急着上班，便也懒得打听这些闲事。

这个小区叫北泉小区，号称高尚小区，慧明之所以掏尽家底选择这里，完全是为了小驴上个好的中学。北泉中学升学率很高，家长们都挤着把孩子往这里送。慧明自然也不例外。

慧明搬来不久，就听说汽车被利器划伤的事。一年住下来，几乎隔月就有类似事情发生。小驴在家曾跟她笑谈，说他第一次觉得家里没车真是太好了。慧明也说可不是？少操好多心呐。

这话真不错。小区的车主们为此事闹得沸沸扬扬，但似乎全无解决之法。车主们联手调查多次，仍是查不出个所以然。他们跟物业也吵闹过许久，结果也是不了了之。

这事不能怪物业。小区面积太大。北面有一片树林，林木稀疏，以前就是给大家歇凉散步的。初始大家也都颇喜欢这片林子。后来车多了，路边或门前的停车位完全不够用，于是有人将自己的车停到了树下。有第一人，便有第二人。久之，这片树林便成停车场。物业开始管管，后来管不住，便也罢了。毕竟这么多车要停，停车场不够也是问题。忽有一天，停在树林的汽车被利器划伤，不是一辆，而是十几辆。车上的深痕就是车主心上的深痕。受害车主们

便联合去找物业扯皮。但物业明确说这里本就不是停车场，你们要停是你们自己的事。车主们自然理亏，又提出希望能够安装监控。物业又表示树林里没有电源，无法安装。实在要安装，从配电房拉线下埋，安装摄像头，以及施工诸类，这些费用均由业主们自出。有车业主便希望全小区分担，无车业主们则表示此事与己无关，绝对不出。另有车主回家较早，小区内车位足可停车，多数时间并非停在树林里，也不想出钱。这样扯来扯去，长期在树林停车的车主人数便有限，均摊到自家头上，费用不小。关键是，即令自己花了钱，车位也并非专属自己。万一回来太晚，车停满了，照样还得到处寻找车位。这样想过，又觉得自己未免太不合算。如此，此事扯来扯去，便成死结。不安装摄像头，物业倒也省心。一纸通知下达各户，云树林不是停车场，但凡停在那里的汽车如有损伤或丢失，均与物业无关。车主们便只有抱着侥幸心理，期望自己的车运气好。但是，那个出手伤车的人，却不让他们有如此好运气。有一个姓朱的车主最是倒霉，因为谈生意回来得晚，总是停在树林最暗处，结果他的车已经被划伤过三次。所以，每每跟物业吵闹，他都是最凶的一个。破口大骂的各种脏话，也让听者惊心。

划车的人也是颇让人费解。人们不知道他何时出现，何时潜伏。有时候，一两个月都没动静，大家便弹冠相庆，说这家伙多半被抓进了局子，又有说狗日的没准窜到别省作案不回了。好一点的则说，或许搬了家。可就在大家兴高采烈时，他却又冒了出来，一次划

它十几辆车，刀口又深又重。气得车主们几欲发疯。有一天，朱姓车主的车早上又被划伤，他下午提前回来，站在树林边叫骂。世上所有脏话，几乎都被他轮番骂出。骂得树林边的人家，忙不迭关窗，怕孩子听了不妥。另有两个车主也上去帮腔。三个人你来我往，高一声，低一句，像演大戏。但没有被骂对象在场，骂也白骂，连观众都没几个。

到底是谁呢？他为什么这么做？出于什么样的心理？有着怎样的规律？人们分析来分析去，却连边都摸不着。物业的保安部也算尽职，还找来了片区警察，叫上诸多车主，联合开了几次会，请大家提供线索，共同分析。把小区里有案底的或是那些看上去不正经的，都逐个进行了排查，最终也没查出个名堂。

没车的人都是看热闹的。这事已成他们茶余饭后的笑话。还有玩笑说，小车经常在小区里横冲直闯，出过不少事故，停车也极不文明，大家散步的树林也被占用。无车人家都讨厌他们要死，没准有个无车主联合会，专门整他们这些有车者的。

这当然就只是个玩笑话。

小驴有一天还故意神秘兮兮地对慧明说：这事好玄，我猜可能是鬼做的。说得慧明汗毛耸起。这时候，慧明觉得没车真是一种幸福。

慧明一般下班都晚。她在南泉中学教高中数学，又兼着班主

任。学生不走完，她便不回家。多年来，都是如此。这天也是。

但这天却是慧明人生中一个最黑暗的日子。六点左右，她正待收拾东西回家，突然校长和副校长一起来找她。两人的脸色都很严肃，慧明不知道出了什么事，心里有几分紧张。

校长欲言又止，副校长唉声叹气。慧明急了，说有什么事，你们尽管说嘛。校长说，我真不敢说，但如果我说了，希望你能挺住。慧明说，你们别吓我。出了什么事？

校长说，你儿子可能出事了。现在正在医院。

慧明几乎瞬间崩溃。她原本站着跟两个校长说话，听到这话，没问什么，人便直接软倒在地。俩校长同时伸出手，连拖带拎地把她弄到椅子上坐着。慧明已然说不出话来，她浑身发抖。她知道，不是严重到一定地步，不会两个校长同时来找她。

校长说，车在门口，我们陪你一起去医院。

慧明全无意识，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和怎么做。她几乎是被人连扶带架地弄到了医院。

她的儿子，她最心爱的小驴，并不在病房。他躺在停尸间。他死了。没有询问，也没有任何理由，慧明甚至连小驴的脸都没有看到，走到那房间门口，她就倒了下去。

慧明就一直住在医院里。她的天塌了。她完全麻木着，知道有医生在忙碌，知道有人在她身边哭，有一个是她的妹妹慧雯。还有些面孔换来换去地晃动，她完全不知道都是些谁。直到她丈夫从国

外赶回来，一句话都没有说，扑到她的床边，抱着她的头就哭。慧明心疼丈夫，她说，你不要哭，你不要哭坏了身体。

这是慧明几天来说的第一句话。她的这句话说出口，旁边几个人都松了一口气。一个老人家说，她总算回过神来了。慧明的第二句话还是对丈夫说的，她说，我再怎么活下去呢？

丈夫到底是男人，意志力强硬许多。他虽然满面泪水，嘴上却说，你还有我，我还有你。你得撑着，不然我怎么办？

慧雯说，姐，姐夫说得对，你得撑他一把。你要有事，姐夫该怎么活呢？再说我也只有你一个姐姐哩。

慧明自是爱她丈夫的。仿佛因他的出现，她心里生长出勇气。她终于从床上坐了起来。她说，我要去看看小驴。

在她下地时，一个孩子走到她跟前跪了下来，这是胡大壮。他哭着，甚至在地上磕头。他的身边站着一男一女，慧明觉出那似是胡大壮的父母。胡大壮说，叔叔阿姨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对不起。

慧明茫然地望着他，胡大壮的父母也纷然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慧明的丈夫板着脸，很不客气地说，你们先走吧，我们现在不想见你们。慧明并没有理解丈夫何故如此。她什么都没有去想。

几个人将他们三人拉出了房间。慧明在丈夫和妹妹的搀扶下，见到了小驴。他脸色苍白，闭着眼睛，一动不动。慧明说，儿子，你不是要陪妈妈一起进 2012 的吗？你怎么能自己先进去了呢？你不是说你以后要用棍子打你的儿子吗？看你怎么兑现你的话！

小驴自然是无声无息的，他的面孔苍白，表情生冷。搀扶慧明的人都哭得抽搐。一个生命，与他最亲的人们永别时，就是这样冷酷无情。

第二天，小驴便火化安葬了。慧明把他葬在自己父母的坟墓附近。她种了一棵树在小驴的墓旁。她说，这么近，你闲时，就去看看外公外婆吧。你先替妈妈照顾他们哦。这事就拜托给你了。告诉外公外婆，爸妈和小姨，还有小姨父他们都挺好，要晚些来跟他们团聚。你还是个小孩子，需要陪伴，妈妈让这棵树陪着你。如果起风了，树叶哗啦啦的声音，你要记得，这就是妈妈托它在跟你讲话。

慧明说这些话的时候，已经没有了眼泪。她慢条斯理地一句句叮嘱小驴，倒让旁边的人哭得稀里哗啦。尤其她的丈夫，哭得在小树旁蹲了下去。

慧明一步三回头地离开小驴的墓地，仿佛这时候才是永诀。最后一次回头时，她看到有三个人在小驴的墓边。两个大人低头站着，一个孩子趴在墓碑上，他的姿态呈现出他在痛哭。慧明认出了那孩子就是小驴的好朋友胡大壮。慧明的心动了一下。

警察是在小驴安葬后的第二天上午到的慧明家。在慧明惊讶的目光中，他们详细讲述了小驴溺水的全过程。

像往常一样，小驴和胡大壮去到胡大壮居住的小区游泳池游泳。

这一点，慧明是知道的。小驴上初中后，胡大壮是他认识的第一个朋友。小驴的语文弱而数学强，胡大壮则恰恰相反。于是两个人经常一起做作业，相互帮助，自然也常在一起玩。这是慧明很希望看到的。胡大壮比小驴大半岁，个头也高出一截，他很自然地担负起保护小驴的义务。小驴则承诺他，一定帮他吧数学冲进班上前十名。小驴有这样的想法，慧明从心里感到高兴，她希望小驴有好朋友。胡大壮特别喜欢游泳，他所居住的小区有游泳池。小驴也想学，征得慧明同意后，便每周跟着胡大壮一起游泳两三次。两个男孩都好动，经常在游泳池打打闹闹。那些玩乐的细节，小驴回来也经常跟慧明说起。

这天胡大壮要小驴跳进深水池。小驴不敢，胡大壮便自己跳了进去。他游了一圈爬出来时，见小驴还在犹豫，便绕到小驴身后，一巴掌将小驴推了下去。随后自己也跳进泳池。他游了一圈起来找小驴，发现他不在。于是高声喊，喊了半天，没听到回应。他潜到水里，突然看到水下有人，吓坏了，浮出水来，乱喊乱叫。救生员跑了过来，跳进水里捞出人来。这人正是小驴。救生员急救半天，没有成功。110赶来，又急救，仍然无用。就这样，小驴溺水而亡。胡大壮如实向救生员讲了自己推小驴下水的事，他不说话，没人知道。但他却没有推卸自己的责任。在警方调查询问时，他放声大哭，坚决要求警察枪毙他。因为是他害死了小驴。

慧明终于听明白了。胡大壮显然对小驴的死负有过失之责。

但胡大壮也未满十四岁，属未成年人，免于刑事处罚。鉴于已出人命，受害家属如果强烈要求，或可能对他有所责罚。同时，他的家庭也须对此进行经济赔偿。所有这些，都取决于慧明夫妇的决定。胡家带话表示，宁可卖房子对慧明夫妇尽可能进行经济赔偿，也不希望儿子再受到责罚。小驴的死，已经使那孩子为自己过失而倍受打击，成天茶饭不思，见到老师或警察，就要求枪毙自己。毕竟他还小，自己也难以承受这样人命关天的负担。

慧明想起趴在小驴墓上的那个孩子，想起他和小驴在一起玩耍时天真烂漫的神情，听到他一再要求枪毙自己，她的心也狠狠地抽搐了一下。

丈夫自然听慧明的。他望着她，见她未语，便对警察说，我们要商量一下。警察表示了同意。说过两天会再来，或许带着律师一起过来。

此时慧明突然说，我们原谅他。不要责罚那孩子，也不需要他家赔偿。

刚起身的两个警察都怔住了。一会儿望望慧明，一会儿望望慧明的丈夫，半天才说，你们想清楚了？确认吗？

慧明坚定地说，这个不用想。我认识那孩子，他是我儿子的好朋友。他不是故意的。我们小驴已经没了，我不能让小驴的好朋友再受伤，这可能影响他的一辈子。我相信我儿子一定会这样想。

慧明丈夫点点头，走过去握着慧明的手。接着说，我也相信我

儿子是这样想的，他母亲是最理解他的人。慧明的手被丈夫紧紧地抓着，她能感觉他在发抖。这份颤抖，让她觉得自己突然有了力量。

警察们显然有些感动。一个警察轻声说，谢谢。他们再没多说一句话，就出去了。

家里很安静。慧明对丈夫说，小驴肯定会这样想，对不对？丈夫说，当然。

整个房间里，到处都是小驴的气息。虽然他们平静地告诉了警察他们的决定，而他们的心却没有一点平静。他们一直相拥而坐，几乎没有吃一点点东西。他们心底的悲伤沉重得压迫了他们的胃。没有饿感，只有无尽的痛苦。这种丧子之痛，旁人无法理解它的刻骨铭心。就好像，小驴是他们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，而现在他们的生命已然残缺。以后的日子要怎样过下去，他们都很茫然无措。

天已经黑了下来。有人轻轻敲门。慧明丈夫前去开门，进来的是胡大壮和他的父母。两个大人一进门就向他们跪了下来。慧明站起来，走过去对胡大壮说，叫你爸妈起来吧。胡大壮说，爸妈，你们起来吧。

慧明说，你这几天上学了吗？数学做得怎么样？胡大壮呆呆地望着慧明，突然放声大哭，一边哭一边说，没有做。以前都是跟小驴一起做的。阿姨对不起。我好想小驴。

慧明过去搂着他的头说，你要想念小驴，就按小驴的要求，把数学学好。小驴说过，你总是保护他，他一定要把你的数学成绩顶进

前十。胡大壮咬着牙说，我一定。阿姨，我一定。谢谢阿姨原谅我。慧明说，你也没做错什么。真的，你们俩都没有错，这只是一个偶然。

胡大壮夫妇站在一边，他们一直唏唏嘘嗦地流着眼泪。胡大壮的父亲说，以后我们大壮，也是你们的儿子。慧明丈夫说，你们不要给孩子压力。他是个好孩子，欢迎他以后常来玩。小驴妈妈教数学很厉害，大壮数学有问题，就来请教她。慧明说，是呀，小驴数学好，就是我教给他的方法。

胡家人带来一些营养补品，慧明留下了，她也不愿意他们太难堪。在胡大壮父母千恩万谢一阵后，屋里又静了下来。这个时候，慧明感到了饿。她说，你也饿了吧？我下面条给你吃？慧明丈夫说，我来吧。我现在会做意大利面了。在埃塞俄比亚时，我的同事教我的。

这是痛苦而漫长的夜晚，但他们到底熬过去了。

小驴的意外死亡和慧明原谅肇事孩子，并且不要对方分文赔偿，这样的事，自然比风更快就传遍了整个北泉小区。慧明进出时，能感受到邻居们异样的目光。不少人主动跟她搭讪，有人问她为什么。也有人说她这样做怎么对得起儿子的一条命？更有人说没必要装吧，想当雷锋？当然，更多的人是向她表达敬意。

慧明无所谓人家怎么说。她想，我能怎么做？我怎么做也要不